

京师学术随笔



# 从游问津

在文与艺之间



王一川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学术随笔



# 从游问津

在文与艺之间

藏书

王一川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游问津：在文与艺之间 / 王一川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8300-5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413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mailto:gaojiao@bnupg.com)

---

CONGYOU WENJI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21

字数：332千字

版次：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

策划编辑：周粟 责任编辑：谭徐锋 周粟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理论王国的守门人

(代序)

刘 恪

我已经读了几天一川先生的书，几天都在写他，稿纸铺开了几天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可以说铺开稿纸写了，写了十年但一个字也没写，不是没有可写的，而是展开纸墨，词汇铺天盖地地涌来，手在发抖，没法写，多次停顿。终于在某个午夜，燕山已经静下来，古城的小街停止了一切喧嚣，只有心的惊跳，我说这是怎么啦，思虑已全铺展成了一条白色的道路，笔在前行，视野在前行，听觉在迅速地捕捉，已经又过去了一小时、两小时……我绝望了，文思、脉络，感觉所有的都无法把握，我无法抓到称之为伟大的词，最有力量的词。似乎觉得思路与心血都已用尽，没有写作，没有词语，我只好放下笔，回头望望身后，一片冬月茫茫，一片雾霭，似乎觉得有东西从身后流出，先是大脑，然后是胸腔，再是大腿，脚一步步地印上去，终于有了痕迹。黑红黑红的，瞬间，它

变成了文字，它更是从我的血液里流出来的痕迹，哦，那一串一行都是我对王一川的书写。

认识一川，或者说认识一个诗学的形象始于20年前，我从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作的研究生班毕业了，在地质矿产部《新生界》任编辑部主任，我把完成好的硕士论文提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导师童庆炳说，你的答辩委员会由我、程正民、何镇邦、王一川组成，具体事宜由王一川办理。我在研究生院交完一切材料，找到王一川说明情况，他很客气。记得他穿的是衬衣，一身整齐，说话时脸稍稍向左侧一点点，眼抬一下，再看看材料，习惯视角在45°角活动，而视力倾向视平线右上一些，再迅疾地向下注视翻动纸页。语速适中而偏慢，每一个词很清晰地送出。约好第二天给他送单位证明、函件。分手时，日历时刻定在1993年10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里树丛很绿，但偶尔有黄叶飞起，我从旧式的办公大楼往南，过马路去师大下一站乘车回地矿部。那一天部文明办主任找我谈话，接任《新生界》副主编。

第二天去一川的家，乐育楼一单元顶楼，给他材料时送了我出的书，或许还会有杂志。记得还送了一盒饼干。他家很挤，全部被书挤满，外厅只能放一张书桌，书上墙如同砌砖一般摞上去，我还有点儿担心倒下来。如此快速地走入北师大，又走入一个家，再走入一个人，是从日常生活进入的。那时他已出版了《意义的瞬间生成》《审美体验论》和《语言的胜境》。我从他的语言中看到了条分缕析，这是一个理论人才，我心里如是说。这时候《新生界》的业务基本在我身上压着，每日很忙。1993年10月18日晚我处理完稿件，约十点钟我接到电话，是一川打来的，他对我长江楚风系列小说评价甚高，而且还看了《孤独的鸽子》，说语言有特点，听到他的表扬我很高兴，我听他说到了一些细节，我知道他是认真的，这让我觉得五天以后的硕士答辩也不重要了。

任何记忆都是同个人生活经验一起向前推进的。记忆都是个人某种新的延展，提醒过去经验增值的部分。记忆总是会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

烙下深刻的印记，那年的10月14日在乐育一楼一川家里定格。那个清瘦精干的人，眼睛在双眼皮下闪动，灼灼有光，走路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身体的每一个顿挫都配合着他的语言节奏，他爱把手掌打开伸着五指，世界的事物似乎在他的每个指节间隙分清条理，总结出提问与回答的逻辑思路。王一川就是以这种形象在我的大脑里展开记忆之路。初次见他时的那些声音都产生于我的脑后，是一种记忆残退往后撤走的幻觉，但是每一个能指都那么饱满，于是一有事我就会拨通他的电话，或者说他一有事也会拨通我的电话，我们的话语也就溢出文学之外而覆盖了我们俩的生活形态。那年下半年我代表刊物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办作家班，童庆炳老师主管研究生院和文艺学中心，托中文系副主任杨润陆教授和我共同操办，但是具体事宜童老师却交给了王一川，实际上就由我和一川介入作家班的教工杂务。许多课都是由他的人脉帮我安排的。

## 出发即起点

我认识一川是他的一次学术转向之后正热情蓬勃地扑向语言论转向，“到了国外去才发现‘语言论转向’，所以我自己体验到‘语言论震惊’，有一种惊羨的感觉。在国内时我还醉心于形而上思辨体验……在那里下了决心，就是实行我自己概括的两个转向。一个是从形而上的原理研究转向形而下的文本分析，另一个是从西学转为中学，就是可以读西方的书，但是要做中国的学问。”“我开始清算和告别自己以前的体验美学研究，而走向修辞论美学研究。”<sup>①</sup>从1986年到1988年是中国美学热潮期，李泽厚主编了一套美学译文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三家共同出版。这段美学潮震动了中国知识界，几乎是悉数介入。我就是1986年在宜昌小城读一本《科学美学》而

<sup>①</sup> 王一川：《大学从游》，366、36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持久关注理论阅读的。王一川从美学进入文学也正好呼应了这一潮流，但要注意中国语境内一直都尊崇模仿论、反映论的现实主义的主流方向。他的学术点是体验论，体验问题与生命哲学、表现论相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冒险，一种学术前卫。在我看来，体验一词正是执文学艺术创作的牛耳，特别重要的是针对创作发生学而言，不懂体验也就不能真正懂得文学艺术的源起，不能懂得一切经典文学艺术的奥秘。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主义写作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其最深层的原因正是中国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存方式的巨大改变。体验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谈一切社会问题与现时代性最核心的概念。我们经历着体验，可是我们看不到体验转换的奥秘。我们只知道罗列一些现实生存的表象，并称之为“伤痕”“改革”“新感觉”“新写实”“知青文学”“新乡土”“官场”等，殊不知20世纪80年代的一切文艺现实表象的命名都留下了体验的痕迹，其深层内部不过就是体验这一关键词的深刻变化。王一川的《意义的瞬间生成》虽然是从西方思想与美学角度清理体验概念，其实在当时是一部呼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新文学理论著作，只不过他的文学理论是以体验论为基础出发，当时并没被文学界重视。如果对应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全部征候，“新的体验必须渴求新的形式表达。只有创造新的形式，才足以表现新的体验”<sup>①</sup>。这就是王一川从文艺理论上下诊断书。我们知道某种经验经过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便会由一种认知经验上升为审美经验，从认知到审美其核心便是体验，这种体验领悟必然和生命身体相关，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状态我们便可以定言“体验”一词为核心概念。换句话说我们抓住了体验一词，我们就不难解开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新感觉文学、新乡土文学、知青文学、官场文学诸多文学旗号的奥秘，更不难打开身体写作的含义。我领略体验美学的奥秘，王一川一直不知

---

① 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28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道，那时候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室的资料室里住着，是童庆炳老师特许的。那个屋子临窗的西北角正好堆放着百花社出版的文艺美学系列，其中就有他的《审美体验论》。当时我把那十来种文艺美学书全部发给作家班的学生作为教材用，只可惜那些作家学生们没有体会到王教授的真谛，忽略了中国第一部体验诗学——《意义的瞬间生成》。

有时候认识一个人给你带来一生的灾难，你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那个人给你带来的阴影。又有时候认识一个人，是人生一次新的出发，从此改变你的命运，注定是终身不悔的。我认识一川便确定是人生一次新的起点，这个意义在1993年的那个秋天便已定格，可是当时我们都认识不到，潜移默化了20年，这种意义的痕迹便清晰可见了。这很深层次地改变了我作为小说家的命运，而使我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理论家。

偶然真是很伟大，那些巧合会让你唏嘘不已。1994年5月25日我搬到乐育一楼一单元103室成了一川的邻居，他每次上课都从我们门边过，那天搬家清房子正是一川帮我搬的。从此我们经常会在校园里散步，我最常听到的是他说，这个礼拜一篇文章也没写，瞎忙了。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桌边同文字奋斗。跨世纪的某天我偶然注意他写作发表的论文居然有150多篇，我吓了一跳，这家伙写论文比我写小说还快。多年后他常抱怨我一本书一本书出版，而自己忙于琐碎杂务，我心里笑他才是个写作狂，仅在于我没揭穿他，因为我明白，我们都是被语言异化的人。这一年他出版了《语言乌托邦》和《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有一次《新生界》搞活动，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对我说，这个王一川年纪轻轻学贯中西，那个《语言乌托邦》我一个月看完了，收获很大。许多年来我没认真看过一本理论书，这次破例了。王一川关注语言具有世界视野，首先他凭一己之力梳理了世界“语言论转向”的全景，然后锁定中国当代50年之文学语言现象。他关于文学语言研究的著作还有《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杂语沟通》等几部著作和30多篇论文，这个语言一转向，他居然为语言而语言做了100多万



字的文章。“语言论转向”这个词由维也纳学派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中提出，哲学家是“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陈述世界，构成语言转向”。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论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此论产生于1964年，后由罗蒂编了一本《语言学转向》的论文集，从此语言转向代表了20世纪哲学的总体特征。

如果语言仅是哲学家关注的事件，不延伸到语言学、文学、文化领域，我们有理由质疑这个语言的世纪。王一川可贵的是把语言问题置于当下语境考察文学现象，而力图解决的却是形象性问题、现代性问题，还有特别的一点是汉语言自身的形象问题。他侧重个案文本而且是特别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性的过程中语言运行的轨迹，归纳各种语言现象并给予命名、分析等。而这些分类命名并非照搬西方，而是从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例如杂语喧哗、拟骚体、骚讽、异体化生等。王一川一直研究文学语言，但突然一个插曲，他写了许多电影文化分析的文章，从艺术语言上拓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师大院内的小公园的葡萄架下靠着木柱子聊天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跨世纪以后他调到艺术与传媒学院当院长，作为大学生电影节的组织者，后来还把这个院长当到北京大学去了，这使他的学术完全转入另一个领域里去弄潮。从美学出发找到体验，从体验出发找到文学，从文学出发找到艺术，在学术领域里王一川在不断地出发，不断从一个点状跃进到另一个点状。

人生进程中的许多偶然邂逅，初逢时你无法知道它具有何种含义，这些阿基米德撬动的命运神妙的轮盘，何时改变轨迹，停止在某一层大的端口。突然你赫目侧视，命运原来如此。而我那时候是以小说形式关注语言，写作了《梦中情人》和《蓝雨徘徊》两本书。那时候北师大校园还比较宁静，一色的青墙蓝瓦教学楼，穿过教学楼的回廊连接的校内小路两边是柳荫牵衣，间或在小亭曲池，我与一川讨论些文学问题，在紫藤架上也唏嘘人生苦恼，他说你可把小说技巧的讲义整理成文章，或写成书。我的长篇小说写完了，他推荐给张维带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后

来他专门为这个长篇写了评论。那时候他在《东方丛刊》发过一篇文章，获得了《东方丛刊》诗学奖一等奖，奖金两万元，名列于蒋孔阳、童庆炳、刘纲纪、叶舒宪等之前。记得他是一次感冒后告诉我的，我把眼瞪得像水晶葡萄一样，他又侧着45°角的眼神，问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说你太牛了，理论奖竟然能拿两万元。我那时的工资每月才二百多元。2003年某个午夜一川又打电话赞扬我给《山花》写的记忆诗学，并说可以和我合作写《词语诗学》。几年后我写作了两卷本的《词语诗学》约80万字。王一川赞扬一次我便和理论靠近一点点，如此赞扬几次我便把自己打扮成彻头彻尾的理论家了。在我离开师大之前，他早于我搬到志新村塔楼了。那时我为他的新居而高兴。他是否又该有一次新的出发了呢？

## 一句话的信仰

我1997年夏天离开北师大，那时候一川沉浸在他的修辞论转向之中，已经出版了《修辞论美学》，陆续写完并即将出版《中国形象诗学》和《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等著作。我虽酷爱理论但是缺乏写作经验，对于一川的理论写作我虽帮不了什么忙，但我的理论直觉告诉我，一川在理论上要做的工作，我曾浓缩为几个关键词：以美学的入口进去，死死地抓住体验、语言、现代性和形象。记得我还给他买过一本瓦岱的《文学与现代性》，并热情洋溢地推荐过。在中国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不梳理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人物谱系，不掌握汉语的形象历史，那么知识库是贫乏的、残缺的。如果不研究现代性的发展，那么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的问题，因而在问题域中就会欠缺准确与深度。要使自己成为大家，必须死死地抓住这两个关键点，你不管他在今天的文化时尚里多么活跃，许多年以后也会烟消云散。20世纪90年代我这么看，过去了20年我仍这么看，所以我和一川在一起讨论时始终不离这四五个

关键词。特别是在谈读外国书、解决中国问题时我们俩绝对一致。但我不同意他的是，他认为中国人搞西方的东西搞不过外国人，我对那种死抠外国版本，强调译义精准，所谓西方人的精髓中国人是无法把握的观点嗤之以鼻。一个思想家的才智体现在一切领域之上的通才或天才，如果他不能一眼看透西方人学问中的毛病和问题，他只能是个笨蛋，你应该有自己个人强大的思想体系。

西方思想的破漏不是译文的破漏，而是它本身的问题和不完善，例如托多罗夫 1967 年发明的叙事学红遍全世界几十年，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华莱士·马丁说：“在过去 15 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而成为文学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sup>①</sup> 对小说发生学而言，叙事理论便是一个伪学问，小说家不理睬叙事学不是因为叙事模式的艰涩与深奥，而是因为它并非小说总体规律，仅仅是作为一个元素而已。理论家热衷它因为其适合模式化，便于炫耀学问，它适合于文学研究中的静点切割文本，使之类化分析。用叙事学取代小说学不过是西方学者犯的一个简单错误。大学生视黑格尔的《美学》为天书，恩格斯说，若要休闲你便翻翻《美学》看着玩儿。理论家看《真理与方法》不入法门，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几乎是把它当成通俗读物。

因此我把《中国形象诗学》和《中国现代学引论》视为他的代表作，当然还存一本《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形象学研究仅是考察一下形象谱系，只要资料齐备并不是一个艰难的事情，一川审美考察，是现代性体验过程的考察，他所言的形象是包括人物形象在内的语言创造的艺术形象，即所谓语言创造便是指语言组织形态。这里包含两种细微的东西，一是语言的形式技巧组织，二是文本内部这个人、语言、文本语境（结构）技术能为运用的组织，这无疑是一种广义的修辞策略。“修辞，简单讲，就是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

---

<sup>①</sup> [美]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或者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并调整话语。”<sup>①</sup>而且一川进一步指明了修辞论美学是集认识论美学、体验论美学、语言论美学三者综合而成的。

王一川的理论研究虽然是多次转向的后果，其实他的理论思路是在一本书一本书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从体验到语言，再到修辞。从现代性到现代学，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是奔着一个目标、一个后果而去的。始初的体验一词是认识论的，但他是美学的，转向语言的，语言转向是哲学的，再转向修辞的，修辞是广义的文化研究。他虽然用理论家的语言把这些转向解释弄得条分缕析，但实际他的这些概念是互相缠绕的，是综合的，在问题域上全部纠结在现代性上。这个现代性是社会政治性的，是历史文化的，他为什么考察发生史，表明了他政治、历史的维度；为什么集中于修辞论的考察，表明他横向联结是有文化研究的覆盖；为什么找到体验和语言，表明他要深入到万事万物的内部找到其内在规律与形式特征，几乎他所有著作的标题都会出现两个以上的相关概念，这使他的学术研究主体化，展示他学术野心总是全方位综合的。他融合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人类学、哲学、美学、古典学、西学，还包括当代西方流行的理论思潮，骨子里透出学术时尚但有时是古典余韵的，他还不忘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学术总体论”的方法。在他出版的十几本专著中无论强调体验，或者语言，或者修辞，或者形象，或者典型，或者现代性，无一不荡漾着一个妖娆的精灵魂魄，那就是美学的情人。这些一方面体现他专业美学的研究，包括《大学美学》与《新编美学教程》；另一方面体现他的美学家的态度和他的审美意识。或许人生宿命和学术宿命是一致的，这一辈子走什么样的生活之路，结缘于什么样的朋友，做什么样的学问，出什么样的成果，都是相通的。

---

<sup>①</sup> 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3）。

王一川 1978 年春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大学本科期间正好赶上全国美学新浪潮，成为美学小组成员，与同学一起编撰《美学辞典》。他在美学课作业中居然附了一句誓言：“我愿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美学。”美学老师便在讲评时宣读了，似乎是当众约定了这个庄重的承诺，“誓言变成了不可反悔、必须实现的承诺。这似乎就注定了我今后的美学命运。”<sup>①</sup> 这一句话的誓言便成了王一川的终身信仰，当然这不仅指一川先生的美学态度。我指的是人生命途中的那些神秘偶然，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决定论，例如我大学时《文艺理论》考了 97 分，樊篱老师说，这是他此生给出的文论最高分。王远泽说，我以后一定是个理论人才。我接下来做了 20 多年的小说家，居然 50 岁以后出了 350 多万字的理论专著。1993 年认识一川我已 40 岁了，没想到那个瘦瘦的精神矍铄的理论家成为我一生的挚友。

## 思维·记忆·形式

思维是语言底下潜伏的一条河流。记忆是将事物转换成一种语言游戏。形式则是将一切所思记忆的语言形象转换为各种语言编码。王一川的理论做了些什么工作？把他所有的理论书和编撰的教材集合起来，剔除其中重复的部分，然后分类化处理、命名。通过他的材料，他的主题及他的问题，我便可以得出一个论断。他提出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为我们贡献了何种独特的东西。我们把他放置于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一比较，他的理论意义就会被显示出来，这个不难做到。我这里想进一步考察他理论写作内部的思维方式与风格，或者他行文的理路。

某天晚上发慧打电话来说她在读王教授的《文学理论》。我说：“好啊！说说你的感受，不要谈内容，谈他文字组织的风格。”我回北京时，

---

<sup>①</sup> 王一川：《通向本文之路》，403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把房子留给这位藏族姑娘让她复习考博。正好复习文艺理论时，她便从我书架上拽到了那本书。

她说王教授理论阐释时，总是溯源式地把概念讲清楚。有点和我讲话的风格一致。但他讲出的观点有众多例子支撑，而且无枝无蔓非常清晰。另外王教授的逻辑推演都是短句式的，口语连贯，文脉畅通，一点都不“隔”。而我们读的绝大多数教材都像是机器编织的，没有人写的感觉。最后王教授罗列观点以后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观点又采取高度概括的方式，好记忆。观点与例证连接很紧而且选例时还有细节的丰富性。因此他的概括、归纳、判断是一种精准的凝练。这个硕士用她的直觉表述了王教授的文本风格，其实已经很准确地表述了王教授理论语言的风格。这一位跟我读了六年书的学生，还有她藏族姑娘的感性直觉。我听完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学生为老师著作所写的学术评论，她是在没有私心、不知情的状态下对另一位老师的热情赞扬。

我这里从 28 岁的王一川的一篇论文说起，他谈“诗言志”，是篇比较诗学的文章。首先他梳理“诗言什么”的时候开始，引出诗的回忆说、想象说与迷狂谈。诗的“记忆史”，解决西方问题再回到中国最古老的“诗言志”。从文字学考据诗、言、志这些词与原始人生活的关系，从细微处揭示诗歌产生的源起，诗、言、志在文字学上的内在关联，古代社会人的伦理、情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此中提出了孔子的“兴”。再将笔锋转来连接前一章回忆，讨论回忆与酒神之关联。尼采原始酒神之仪式为诗之源。酒中“姿”与“志”，《诗大序》中“志”表达的歌咏，舞蹈的“姿”与“志”汇通中西诗歌源头，落实在人身体之姿态。然后引弗雷泽与弗莱的观点证明了神话与诗歌的关联。如果前文的比较诗学的立论正确的话，从前文引发的志与兴可以顺理成章地出场。以“兴”作为文字考证，从甲骨文、钟鼎文出发分析文字符号的产生与原始活动的关联。以“兴”为众人合力举物所发出的声音。这样便与仪式、歌咏、舞蹈、宗教信仰发生了关系。“兴”的钟鼎文衍生出“同”，

推导天人合一，同推德，德推修身，“兴”的核心是“大同”，是有文字学的依据的。“兴”为诗的最早源头是歌、乐、舞的混沌。融合的诗学曰“兴”。时代发展变化，分类意识强化后“兴”与其他文艺类分化。这一系列文字流中，他分别采用推衍与归纳，解释与概括，例证与观念，解释与综合，对比与论断，这一系列方法的核心是什么？是思维的辩证法，主要使用相比照解读与分类解读。在其可能性中梳理出必然性。在其商讨中定型与结论。这既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活动，又是一种灵活变动的语言阐释游戏。“兴”作为一川思维的起点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他以“兴”作为中国式的体验概念，“兴辞”作为美学的重要概念。“兴”和一川有种神秘的机缘，这就是词语和人相遇的神秘巧合，因而又决定了他的一生。这篇文章虽然有大量的二手材料，但中西文献引文多达76条。

“中国诗推崇‘兴象’，西方诗崇尚‘性格’。中国诗人从‘感物’中瞥见了刹那间的永恒大同幻象，这是兴象，即兴中之象，有兴之象。他们作诗要表现出内心的这种兴象。叶燮说：‘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兴象是由兴造成的情、意、事等合一的活生生的意象。诗的形象就是兴象。兴象的最高境界即‘意境’，兴象所包容的‘兴’的话体愈多，其含义愈显丰富，从而引起读者的‘兴’愈深远。这就是意境。西方诗人……”<sup>①</sup>这是一川20多岁的年纪发表的大型论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川理论思维既严谨又活跃，既综合又分析，始初便展示了他作为短句推导的灵活性、节奏感、口语味道。他也使用比较长的句子，具有绵密与连贯的思辨特色。但他在长句内部进行短句切割，因而王一川的论文绝不会出现冗长啰唆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辩证思维方式，他句子、语段、文本之间形成一种称之为解释回路的东西，深得诠释学的奥秘，使句段之间形成互文。这种连绵式的推导阐释，不断增值，让概念

---

<sup>①</sup> 参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202～2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互相化生。例如上文所引的结论部分谈兴，谈象，谈意境，谈外国诗人“性格”，这些概念推导出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互相解释，彼此环环相扣，互相形成链条，而意义便在链条之间丰沛地涌溢而出，一个青年人有如此思维理路，他就是一个天才的逻辑家，一个杰出的理论人才。在我看来一个人把学问做得庞大，那种滔滔不绝而纵横奔腾的形而上雄辩不算什么，但他把学问做得细腻入肌理、微观入毫发才是本领。无疑一川是个学术天才。中午我下楼买菜时又深深地后悔了。2000年以后我一直鼓励他走入仕途做一个教育家。

王一川习惯类思维、分层记忆、多元主体地关照事物，把一种分析精神淋漓尽致地投射于文本，贯穿于字里行间。分层法、分类法、对比法、不同视角投射法、互释法，使他的分析语言由宏观入微观，由艰涩入浅近，由典雅入口语，或者剥笋式的层层推论，或者对比式的互相阐释，或者归纳式的总纲结论。理论语言是一个大海，他在里面拨动自由的浪花，纵情游览仿佛时时处处都能抵达某个真理的彼岸。由于他的思维过于严谨，编织出密如蛛网的线索总在其总纲的把握中，因此会牵一丝而动全局，拨一发可以震动根基。多出的飞蚊虫蚋都无法逃脱他理论的蛛网。这种文字的细密我只在牟宗三、钱穆那里看到过。这种文字分析包括数据统计都叫下死功夫。个人能力轻易不能抵达那种浩瀚。如今许多理论家文字写完了，你可在中间自由地跑马，到处是空隙。而王一川的细密中你是无丝毫漏洞可钻的。有时候他把编织的严密的理论之网布置好了，他还不放心地用手拍拍，然后还小心翼翼地改正一二。这也许就是王一川所称的补漏。不同的仅是别人的漏洞由别人补，但是他防患于未然，自己先补上一个以防侧漏。

我们看他精心构设的现代学，他特地补了一个副题：现代学的文化维度。现代学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整体的庞大项目，以一人一学科无法完成。而且现代学永远只是一个预设，关于现代的概念可以谈出几十种。王一川以吉登斯的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反思性作基础设定中国



现代性。现代性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黑格尔，他的现代概念就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自我合法化的存在。现代家庭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市民社会制度伦理，三种伦理的冲突与平衡产生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却为现代化制定了八个标准。1. 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和朝未来定向的：扩张和工业化构成其主要特征。2. 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3. 现代社会是功能化的。4. 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成为知识积累的基础。5. 传统习惯被摧毁，传统美德丢失了，某些价值或准则变得日益普通化。6. 创造和阐释的标准正在削弱。7. “对”和“正确”的概念是多元的。8. 现代世界的不可测性和人类存在的偶然性。韦伯反对总特性、普遍趋势、连续性时，他相信历史可能重演。他认为社会没有唯一决定的基础，而是由各种元素相互作用。因而他是一种反思的现代性。赫勒的现代性指向人的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融合了个人、少数人和许多人视角，构筑在自我生活经验之上。即一个幸福、实质、有真性的自由人格精神便是人的现代性。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总结出这些前人的现代性呢？目的是考察王一川的现代理论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阐释。王一川构筑的是中国现代性理论，确立了五个特征化准则。1. 地球模式；2. 民族协同观；3. 制度转型论；4. 道器互动论；5. 人权说。我们把这些准则特征的元素分解出来，第一点是地理学的，从引文看是文化地理学的，但他立足中国现代早期之变化，依然对20世纪前半世纪排列阐释，这里呈现出时间轴心，因此第一点还是时空分离机制的，但这是中国人的时空观。第二点是从全球民族认同方式来观看，这是共时性的，但他侧重考察民族概念的演变。从“夷狄”到“华夏”，从民族自强到民族危机，从观念到心理，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来自德国人考斯莱迪，对概念变迁与社会变化、人的心理观念变化进行共同考察，特别注意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指出社会的现代性变化改变了人的基本价值观。于是人的文化实践也改变了概念内涵。从民族概念来理解现代化、从时间维